臣類

八編類纂

五十二

芸七十七

オカ3
1717
77-52

1加
1717
77-32

左編

臣類

漢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曰惟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願輔大臣未衰而昌邑小輩先迹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

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遠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議世卿最甚通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餘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計皆陰類寖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是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

天理人心之論

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耿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部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畧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愚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辟之官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

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者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欽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

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曾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里閭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賞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醉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

不恭細行

狀心事不爲

刑戮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獨奏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敞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得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請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鼓數起而巽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

詣公車上書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
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
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王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
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
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
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傅吏皆捕
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
致法削其戶宣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
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
馮翊會病卒

漢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會田延年爲河東太
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
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
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
敖不遜延年日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
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
能不及翁歸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
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
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

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行出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勝東海大豪剽詩伸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翁歸至論棄伸孫市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援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堊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天

天下待故吏至此良不薄矣

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漢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讓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目

妙在託名

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禁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鉥筒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

俗大敗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皋立具即時伏辜廣漢

妙用非人所測

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冨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

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勑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京兆政清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墨斧斬其門闔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賊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強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迴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擅辱大臣欲以劫持奉

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
殺不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
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
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漢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揚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
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頻陽
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
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
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

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
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讐
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所武吏得黑者所文吏白
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抱鼓
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
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
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
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
商賈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

劾以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
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
枕籍死使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

北魏李崇

李崇字繼長頓兵人也文成后之侄孝文初爲荆州
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邊
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
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千騎馳
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即帖然邊戍畧得齊人者悉令
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

復烽燧之警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
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
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
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墻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
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
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兎解揚州之地恐非
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
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覓自脫吾必
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
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

孝明踐祚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據
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
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楊州諸
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容裝船艦二百
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以司馬田休等寇建
案崇遣將擊走之又命邊戍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
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詔遣鎮南將軍崔
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寅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
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
節度之崇遣將李神乘開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
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
降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
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爲
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雜至兩岸蕃
版裝治四廂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船樓之
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栰又於八公山之東
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徵拜尚書
令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
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
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

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
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
融至損腳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
敗類穢我明主

宋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
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
而直桑民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
桑皆已成爲絹歲百萬匹詠援筆判吏云一日一錢
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伏劒下階斬其首
申府自劾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
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詠此舉意深矣時張永德爲
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書
曰永德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權辱之臣恐帥體輕
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脅制其大校者
上始嘉詠言面加慰勞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
恩克招安使率兵討之命詠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思
破賊收成都上留詠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
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
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

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克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於是悉擒招安司吏至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詠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不數日滅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詠命以錢給之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詠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詠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詠行法詠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詠度繼恩日橫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爲招安使順之餘

黨詠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主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訹訹知其已投井故無他議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圩所逐掠懷安軍破漢州詠方會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報者愈急詠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行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圩首餘黨盡平劉圩兵迴有以斬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詠命悉具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訛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

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遂
戮于市節日帖然夜市如故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
罪逃亡詠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
一宿而來詠斷云禁母十日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
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
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
安居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
出衆遂嵩呼者三詠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
衆不敢譁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詠一日見一卒抱一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批其
父詠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
況其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詠嘗以蜀地素狹游手
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
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
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糴之奏
爲永制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頹廢詠察郡人張
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服遂延奬加禮
篤勉就舉後三人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
文風益振詠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爲
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

俗篤孝義爲本也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詠既至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絶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爲盜則其患深矣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知人

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知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鞠我詠知民信已易嚴以寬景德元年車駕北征詠慮遠夷乘隙爲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衆皆懾服詠在陳一日方食郵報至詠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者久之復彈指罵詈久之乃丁謂逐寇準也詠自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詠卒於陳年七十謚忠定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詠曰事君者廉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功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詠曰臨事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

果決三也又曰子異日爲政信及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一曰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爲鄉弟及他語鄙甚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爲恨後於上前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申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爲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麻詞極其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欲中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以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上曰今日暑甚顧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錦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初太平興國三年科塲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戎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壇塲欲奪大魁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選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搏趫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鑒一見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譬猶人家張筵方

笙歌鬧沸忽中庖火起坐客無奈惟賴子滅之然祿在後年此地非久憩之所垂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妄可學道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鬧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判至則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地朝廷終不允因腦邊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宋沈括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以父任爲沭陽主簿縣依沭水

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泝沐者故跡漫爲汗澤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于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爲圜圃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游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即詔令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黠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

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
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書古史雜用士人分
方技科爲五後皆施用加吏館檢訂淮南饑遣括察
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
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
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憂又市易司患蜀鹽
之不禁欲盡入私井而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
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
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
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

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
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
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
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
列侯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
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爲河
北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
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姦僞何以檢頃朝
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
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使知其鑿山之利

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釁將自茲始矣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之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彊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揚

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頃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狀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克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訴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力

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勉之使一無所預則
善矣克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乖剌陰宦司農法出
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墨布
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
邊人驩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徼札超乘
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
西討括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
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
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制
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領行之失非卿

察事機必擾軍政自今事不職請者皆奪專之蕭漢
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謂師次五原值大
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靠士卒三萬人皆
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靠者數
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
即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恬
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
以徇數日帝使內侍來詰叛者具以對大將景思謹
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
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

築令括移府竝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没括以夏人
西襲綏德先往救之不援永樂坐謫均州團諫副使
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

漢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
卒卒二十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
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
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
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謂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

一生猶氣消除此老沙天授也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不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厩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

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引兵過宛西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疆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士得鹵秦民皆喜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

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輒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爲富家翁邪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是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

呼與俱去曰母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絲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

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

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羽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入爲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羽曰客何爲者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

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先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噲曰如今人方爲刀俎我方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閒行趨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使臣獻璧

免亡脫又
未地

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爲
沛公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
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漢王賜張良金百
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後遣項伯
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
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
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具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
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
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以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
燒棧道無還心矣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項王竟不
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是時蕭何爲丞相
薦韓信爲大將漢王亦已用韓信策還定三秦矣良
乃遺漢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
復東又以齊反書遺項王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王
以故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漢王復以良爲成信侯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
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
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
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
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悉河士南浮江漢以順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于是良從漢王東擊楚時項羽方擊齊睢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固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眞魏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

諸將欲立韓則立之欲立魏則立之

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貨寶美人之爲崇乃如此

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楚又追擊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十餘萬人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散壞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一語

道破其處裡爲假王尤見任事易喜易怒

而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于是漢王使隨何說布布乃間行與何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皐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

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羽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武王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華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

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遊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遊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若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趨銷印是時漢遣韓信擊齊楚使龍且救之信擊殺龍

且遂破齊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許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爲假王以鎮之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困於此日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良與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愛）（話益已從信於一言不待大不知人若留侯必無此）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亦不知淮陰○心事）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遂遣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秋七月立黥布爲淮南王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漢王欲西歸張良陳

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勿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令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

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授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功臣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

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有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慮矣。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爲上謀臣。今日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計。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强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

成侯所十一年黥布反、上病、（秦遣太子致殺其身漢四皓殆哉）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嘗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强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十二年上從破黥布

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及
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
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
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
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我兒游乎四
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
人爲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
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
帝亦借四人辭明耳

而主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
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
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
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
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
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
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
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子房始所見下邳圮上老
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
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太史公

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父老
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
豈可謂非天乎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
狀貌如婦人好女益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
侯亦云

符秦王猛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於魏郡桓溫伐秦入關猛
被褐詣之畧猛軍謀祭酒溫之將還賜猛車馬請與
俱南猛還華山容師師不可猛乃止秦東海王符堅
幼有志度時秦王符生酗虐不道堅左右密說堅曰

王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堅以問呂婆樓婆
樓曰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畧不世出殿下宜請而
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會生夜對侍婢
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阿法者堅兄清
河王法也婢以告堅及法法與梁平老等率壯士數
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既
進宿衛壯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睡堅兵引生置別
室尋殺之堅即僭位以梁平老爲右僕射呂婆樓爲
司隸校尉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以李威爲左僕射
威堅母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堅友雄友善生屢欲

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
威知猛之賢嘗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
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猛鞭殺一吏
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
問之曰爲政之德德化爲先苛任未幾而殺戮無數
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
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剪除凶猾始殺
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竟盡暴肅清軌法者
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
堅謂羣臣曰王景畏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赦之堅

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猛代之猛
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
義繼絕世秦民大悅於是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
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
旱不爲災堅親臨太學以猛爲京兆尹符生母彊太
后弟特進彊德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
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中丞
鄧羌同志疾惡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
有法也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尚書左僕射司隸校
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特進姑臧侯樊世

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衆辱猛猛以白堅堅曰必
殺此老氐然後百僚可整斬之於西廐尚書仇騰丞
相長史席寶數譖毀猛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寶
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項之遷尚書
令初凉李儼據隴西降秦既而復通於凉後復與凉
絕凉王張天錫自將三萬人討儼儼懼遣其兄子純
謝罪於秦且請救堅遣猛救儼天錫遣將逆戰猛大
破之俘斬萬七千級與天錫相持於抱罕城下猛遣
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凉州戰今當深壁高
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長算也若將

軍還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
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
兵歸李儼猶未納秦師王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
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爲備將士繼入遂執
儼歸至長安以儼爲光祿勳賜爵歸安侯晉興寧二
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是時生弟
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
患堅不從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討之留李威與猛
輔太子居守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李
威擊斬之幼之反也并州牧晉公柳秦州刺史趙公

雙皆與之通謀幼誅雙復與洛州刺史魏公庾雍州刺史燕公武謀作亂幼庾武皆生弟也柳據蒲坂雙據上邽武據安定庾據上邽以叛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范陽王德以爲符氏骨肉乖離投誠請援是天以秦賜燕也庾遣牋於燕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有甫東之悔矣評皆不用雙等以次誅滅而猛攻破陝擒庾至長安斬之晉桓溫伐燕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于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兵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遏溫溫遏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不亦善乎堅乃遣兵救燕桓溫與燕數戰不利又聞秦兵將至乃走還燕慕容垂追及溫於襄邑大敗之秦燕既結好燕使郝晉梁琛相繼如秦晉與王猛有舊猛問晉東方之事晉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琛從兄奕爲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

爲吳聘蜀於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人
卽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問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
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爲
之所得論也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初燕王事慕容
恪疾病燕王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
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
窺窬之計言終而卒時太傅慕容評專國垂素爲評
所忌自襄邑還威名益盛評愈忌之密謀誅垂垂懼
出奔秦初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
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要當與却共定

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徧言於堅
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
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
秦留燕使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北至鄴垂
已奔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于
陝東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
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爲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
敢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
温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釁彼豈忘
有本志哉評曰秦王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

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爲然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猛及將軍鄧羌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遣燕荊州刺史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皐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之子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生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必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辭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厥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將亡非命所能存惜其徒人虎曰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爲反間徙之沙城在龍城南六百里令終不自安

臣主若風雲不值若魚水

後以作亂爲燕所誅、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酧庸、其勉從朕命、猛督諸軍十六萬騎、復伐燕、堅送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関東之任、當先破壺関、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猛曰、臣伏威靈、奉成算、翼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願速勅所司、部置鮮單之所、堅大悅、秦將楊安攻晉陽、久未下、九月猛引兵助攻、爲地道、使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遂入晉陽、蚝與鄧羌皆秦中萬人敵也、慕容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之、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羌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

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尚
爾況國家乎慕容評爲人貪鄙、固山泉鬻樵及水、
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鬬志、猛聞之笑曰、慕
容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乃遣
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
火見鄴中、評大懼、秋七月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
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内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
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
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釜棄
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
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隷見與者公
弗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
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
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
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
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評單騎
走還鄴秦兵長驅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
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
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
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

先發之而后生之先
拒之而后許之

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月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幼沖鸞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堅入鄴執燕王暐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堅遷慕容暐及其百官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猛表留梁琛爲主簿他日與僚屬宴語及燕使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何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封暐爲新興侯猛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羌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猛以洛川之功請以鄧羌爲司隸秦王堅

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
名將光武不以吏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
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楊越羌之任也
司隸何足以攖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秦以光
祿勳李儼爲河州刺史鎮武始儼卒于上邽是年桓
溫參晉王爲海西公猛既留鎮冀州遣猛於六州之
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儁以補閑東守宰猛以六
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以停寢別乞一
州自效堅報曰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
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
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故
虛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照朕心殊垂素望新
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衮衣西歸仍遣侍
中梁讜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秦以清河房暠爲
尚書左丞徵暠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徽爲尚書
郎北平陽陟田勰陽瑾爲著作佐郎郝畧爲清河相
皆關東士望猛所薦也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
成一藝者所在以禮送之在官百戶以上學不通一
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猛俄入爲丞相稍加都
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蠭蟄布衣朕

龍潛弱冠朕奇卿於鄴見擬卿於卧龍卿亦黒朕於
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十載之會雖傅
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遂不許猛乃
受命猛之破張天錫於抱罕也獲其將陰據及甲士
五千人至是堅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梁
殊送之因命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
者惟審於彊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
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
廟之福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
泛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
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
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
之業一旦而墮地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一人
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涼州刺史西平公猛寢疾
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
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
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
言終而死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爲
龍驤將軍皆敵國子孫來降者爲堅所寵任故猛臨
終言及之堅將謀伐晉羣臣出獨留平陽公融問之

對曰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晉未可滅昭然甚明陛下寵育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獨不記臨沒之言乎堅不聽遂伐晉大敗陽平公融沒於陣堅返國慕容垂姚萇等皆叛之堅竟爲萇所弒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中國之道不墜其孝文之力也

北魏崔浩

崔浩字伯深博陵人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兗冀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且秦婦女之國不可不救也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荆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

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鬬兩虎而收長久之計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爲之豈顧婚姻酌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爲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明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將勇兵精克之必矣帝曰劉裕何如慕容垂浩曰垂乘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杖便足立功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爲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還我遣精兵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

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
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
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
輔少主莫容曄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之曹操也帝大悅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
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
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入十餘日至
天漢而滅浩曰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
與今同四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爲僭晉將滅劉
裕篡主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

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初浩父天部大人曰馬
文貞公宏疾篤浩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
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
者時議伐赫連昌大獲而還明年復討昌次其城下
夏將狄子玉降夏主堅守以待魏主還軍以示弱魏
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
宜急擊之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嵩等皆言宜
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
而不擊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
鼓譟而追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

者趙倪進曰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浩曰是何言歟
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
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乃
分騎奮擊爲左右隊以掎之大呼而前昌軍大潰遂
克統萬昌奔上邽魏主還平城遣將攻上邽擒昌以
歸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帝皆不聽唯浩贊
成之浩曰張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
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夫蠕蠕
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今復
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
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
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爲名
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
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遂非難制也
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
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
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
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
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
自以無先言輒不能對帝大悅浩曰今年不摧蠕蠕

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强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羸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特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先是宋主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魏主方議伐蠕蠕謂公卿曰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爲就使能來吾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吾行決矣。遂行寇謙之謂浩曰是行可果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

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謙之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時長孫道生爲司空性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南眷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因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衰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三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四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安張賊勢披毛求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行私爲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先是劉裕將篡晉

剪除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乃亡之
汝潁間聚衆以謀復讐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
社後歸於魏故魏人欲將之以圖宋浩曰非上策也
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
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
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特其先聚必喜
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
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虜我國虛生變
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
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盲害此之謂矣不可不
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乃前還可待使至審而
後發猶未晚也楚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
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
然也且楚之等琐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
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浩又陳天
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
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
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
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
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

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遠衆乃從公卿議是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乃先討赫連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山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

規肆逆心虛相倡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往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人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作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艸矣聖策獨發非愚蕞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帝乃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北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

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魏王詔曰今二寇擅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頠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周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如玄之比者盡勑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叙用玄浩之甥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玄請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大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

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嘗羸死恆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又其鹵斥畧無水艸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右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闇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艸不任久停車馬斤等議是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

言唯曰彼無水艸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艸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艸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歛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溉數百萬頃乎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魏主既行見姑臧城外水艸豐饒由是恨李順尚書令劉潔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潔諫曰蠕蠕遷徙無常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欲敗魏師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魏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潔因使人驚魘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潔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潔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潔囚之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兵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

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城空穀艸不儲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不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後蓋吳爲鎮將陸俟所滅帝薨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濶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强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魏主自將攻壽陽遺宋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

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勑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見縱彼往日北通蠕蠕面結赫連沮渠吞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眞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取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

先計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握塹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符堅向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爲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慮今已殺盡豈天資我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薄羅門當使鬼縛以求耳湛摽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摽所

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

浩竟用標準議刊石立于郊壇東方百步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皆以爲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于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誅浩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

可爲多才之戒

左編

臣類 謀臣

楚伍員

伍員楚人伍奢子也楚平王既囚伍奢使人謂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合讐不得報

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來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謂員可去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奔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能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劒曰此劒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　珪豈徒百金劒耶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見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佐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

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昭王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

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

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
櫌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
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卯
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
王王走鄖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
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隨人曰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
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十與王於吳不吉乃謝
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
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
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
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
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
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
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
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
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
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
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
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槩乃亡歸自立爲王闔

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
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
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一歲闔廬使太子夫
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當
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
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
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郤闔廬病創將死謂
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
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
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

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
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
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
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其大臣爭
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
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
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
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
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
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胥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

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圖之王不聽使糴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纔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

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劒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目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于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

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於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

秦商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秦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

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既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兵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

男女流涕童子不敢謠舂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
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
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
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
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命今君又
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
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
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
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
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從車

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闔
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
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
何不歸十五　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
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
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慾秦王一旦捐賓客
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
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
之徒告商君欲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曰
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

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
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强
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走商邑秦發兵攻
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
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燕樂毅

樂毅謂趙武靈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讐趙不如
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力
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强秦以燕以趙輔
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趙

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
請伐齊而存燕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
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習於兵戰未易獨攻也王若
欲圖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則莫若緒結於
趙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所許而約四國攻
之齊可大破也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
魏令趙閼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
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
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
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齊湣王之濟西諸侯兵罷歸

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潛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攻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齊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徇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及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

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恐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會先王棄羣臣寡

人新卽位將軍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于趙

東周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曰夫燕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前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踰雲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

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令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

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
可不熟計也夫秦卞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
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
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
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
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
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
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
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
中於趙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

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通質刻白
馬而盟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
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大
王事秦（說韓）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
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此所
以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凡羣臣之言事（說魏）
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
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
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
之說齊宣王曰齊所謂四塞之國也帶甲數十萬粟

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後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大以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能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黽中則鄢郢動矣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

（說楚）

安君乃授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開十五年
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
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
從約皆解蘇秦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
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
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强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
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
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
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
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

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
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
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于周室焚秦符曰其大
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
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
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
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
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
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
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

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秦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文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執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

蘇秦套語一字不襲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舡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舡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夏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

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
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月而斷太行我起乎
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籍我離兩周而觸鄭
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
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
周乘下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鉄戈在後決滎口魏無
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宿胥之口魏無
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
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朱委於齊曰宋
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
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
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
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
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
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
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
矣殘均陵塞鄢阨苟利於
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鄢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
趙以膠東委於魏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
子延因厚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

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
割因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欺舅與母適燕者
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
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
兵如刺蚩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
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
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之大也而燕
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
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

時或從或不能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興皆以
壽死名顯諸侯

秦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
秦自以不及張儀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
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
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
往游以求通子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
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
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

此法今有用之志

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矣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乃言趙王發金幣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勿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矣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秦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且夫社稷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上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

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而然輕走易
非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
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家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
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者
之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
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誇示
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恐哉楚王大說羣
臣皆賀陳軫獨弔之對曰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
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
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

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
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而西生患於齊也而兩國之
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
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
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
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齊王大
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對楚之使者曰
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
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大怒
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

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秦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擊楚斬首八萬殺屈匄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曰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曰秦強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

國士卒安難樂矣王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舡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舡舡載卒一舡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流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人守矣黔中

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攻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遵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此大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也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

何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此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衍忽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是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楚王不喜今楚於秦爲

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攻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并代約於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大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羹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爲可親乎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

陳軫

陳軫者遊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齊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

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門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知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勿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

與曰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屢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非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甚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

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南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必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兩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勿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與兵而伐大楚之此陳軫之計也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閔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遽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

山東者強秦也子憂強秦而逅相罷弱而相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愚二字已盡）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亦屠民必亦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則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計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思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秦必南攻秦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秦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見昭陽再拜禍戰勝起而問曰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于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今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巵酒

舍人相會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長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之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去

趙虞卿

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蹻蹊跱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二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亡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不欲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

一當主是有此一句

君爲媾於秦秦已内鄭朱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在秦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爲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楚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所取倦而歸王又以

宋人皆留此術

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勿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内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内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復不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

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救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來割地王將與之乎勿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

而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婦妻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以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尉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齊欣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

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忽予者并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繫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焉之而魏請爲從也

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九

左編

臣類　謀臣

漢陳平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日亦食糟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后牖富人張負有女孫

長者何人
謂是史氏
贅詞

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
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
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負郭窮巷以
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
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
所爲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
卒與女爲平貸廼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
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廼父
事嫂如事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
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

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當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
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
前謝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
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
入破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
而東殷王反楚項羽廼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
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
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走廼封
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
人見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

快行

卽解衣刺船之卽

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爲中涓。受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譖平曰。平雖美丈夫

高極

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而歸楚。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知。曰。有之乎。無知曰。有之。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漢楚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

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贏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不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

平受寵過已深又盡護諸將非得此天功未易服也

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天資倨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

妙

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宰之具舉
進見楚使卽陽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
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
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敢聽亞父
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
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
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
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
破齊自立爲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
躡漢王漢王罪乃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爲齊王

土原不辭足并兵疑信迎立信

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平從擊韓王
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
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
得聞或云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
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奪已寵因
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也
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
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
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燕
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

應立也故使張良重之也不然君相疑大帥以假王塞其願欲而能立功者寡矣

常決非

此計甚尋

平策決在此處

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
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驒傳載勃代噲將平至
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驒傳未至軍行計曰樊
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
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令上自誅
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
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
呂后及呂須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
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
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

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日傳教帝自後呂須讒乃不得
行樊噲至即毀復爵邑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
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
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爲相太尉勃
親以兵誅呂氏多功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初立
在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
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于是廼以太尉勃爲右丞
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上問事各有主者
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
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顓爲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漢酈食其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麤麤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乃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奚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歲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陵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卽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
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
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
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
食其因言六國從衡事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
出食其曰足下起兵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
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
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今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
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
廣野君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華
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
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
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
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遍引而東令適卒分
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
棄臣竊以爲過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
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失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
有所定也願足下悉復進兵收取滎陽守白馬之津
以示諸侯刑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宅

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十二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曰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

韓信乘机襲齊何以取信他諸侯已伏爲游一案矣

爲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乃烹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漢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爲南越王賈至

尉陀雖結箕踞見賈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
昆弟墳墓在眞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
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漢王起巴蜀鞭笞
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
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開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
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偪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
王先人塚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卽
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陀乃蹶然起坐謝賈
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皇帝賢
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强楚爲天下興利除害
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政由一家今王衆不過數
萬皆蠻夷嶋崖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
陀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
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
賈卒拜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
拜賈爲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
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
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

游客故態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慚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
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稱善稱其語曰新語孝惠時
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
能爭之乃病免以好疇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
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産
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瑟侍者十人寶劒直百金
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

更所死家得寶劒市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
客率不過再過數數輒厭苦鮮母久溷女爲也平用其計乃
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
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
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
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婁敬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
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
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

宋君臣宜熟讀

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纍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篤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

是時最急山東故獨袖言之此大眼目處

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

真人關不捡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捡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

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
如都關中於是上日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
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
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
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奏武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
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
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

此事易看不足奇

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廼今妄言阻吾軍械繫
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
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
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
爲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
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
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
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
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
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敬曰陛下誠能以適

械非斬亦非但自之方略

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遣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關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太父亢禮哉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惟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

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近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漢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

迂儒必大笑

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
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
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
輻輳安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
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
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
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
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
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
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

一着緊二着

又變

諸生何辭

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通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
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
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漢王已并天下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
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
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

（不忘諸生）

叔孫可取知去秦事漢使是識進退所謂禮樂以進及為義知不大謬也

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絫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

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戟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侯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此語似俚而去秦皇帝不欲聞益遠矣）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秦皇帝之喜又欲逢諸生之喜而不免逢兩生之怒故通有足多者）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寶未嘗欲易也會逢其適而通與留矣不居翼太子名適應如是）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趾高帝曰公罷

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大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云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

愚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

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出游離宮通日古者有
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
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漢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
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
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
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
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

治平第一以得人也

漢家重長者得之無宜少歟乎

不迂

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
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治宜當改
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
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
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
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
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
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
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憶老成之言疎是也年少才高能文思亦是也故曰漢文能用賈

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强侵邊(俱急切)天下初定制度疎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今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以爲安也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可謂安乎臣竊以事勢言之殆有甚此者也陛下雖自以爲安臣竊爲陛下危之臣竊以事勢言之殆有甚可痛者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

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臣竊跡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

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知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令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疎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直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大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諛者率以爲

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
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
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
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
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
反寇而搏畜菟臣竊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
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贅借父
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哭語抱哺其子與公
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

此句誤

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
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媿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
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
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
下暴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
未改今世以修飾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損廉恥
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劾寢戶之簾搴兩朝之器
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
來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仁義之尤

至者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
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
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
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
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窮爲陛下惜之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
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
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
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
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

若芟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
非其理故也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
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
不敢齒君之路馬楚其笞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
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
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
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
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
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傞棄市
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

行大臣無遷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旨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乎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頡頏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二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簒詘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

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罷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貴大臣定有其辱矣猶未斥然正以譴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辱耳上不執縛係頸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

大辱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又疏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

侯厘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
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
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
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
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蝸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
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
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
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
漢其吏民徑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
用諸費稱此兵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
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
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
東部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
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
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
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阸今陛下力
制天下顧指如意高拱以　六國之阸難以言智苟
身亡事畜亂宿阸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

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
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
是從誼計乃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
陽得大縣四十餘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
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
上疏諫曰切恐陛下接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
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
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
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主壯豈能
忘其父哉文帝思賈生之言乃分齊淮六國盡立悼

長於政事有力焉

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
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
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
王捍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
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
最好學世其家

漢鼂錯

鼂錯潁州人也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
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
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上書言人

術故二字
衍者必言
之然其意
指自明祗
別如鄧何
以奪諸侯
王權皆是

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皇
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聞書說也夫
多誦而不知其說所爲勞苦而不爲功是時匈奴强
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
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
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
以富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
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弱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
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蓋此觀之安邊境立
功名在於民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
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士
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勿及避
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
過也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
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
其國予敵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
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
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

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
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
遠則匈奴之弓勿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
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勿能當也材官騶發矢
遂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勿能支也下馬地鬬劒
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勿能給也此中國之
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
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
一擊十之術也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
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
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
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
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
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
裏各用其長技參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錯復言
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
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
胡粵者非以備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
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
人禽屯則卒積死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

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錙銖之報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居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徙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人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一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
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
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
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三冬夏衣廩食能
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
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
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
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臣
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
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
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
所用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
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臣又聞古之制
邊縣以備敵也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
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
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
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
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
有材力但貫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

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固。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此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封鄧公爲陽城中尉。